

一名寵物顧問的回憶

我不知道什麼時候該告訴孩子，他最喜愛的狗是一隻機器寵物。

是那種不會長大，所有動作和反應都儲存在微型電腦裡的狗。

我有時也會猜測，孩子是不是早就察覺到了？

還是我可以「抱歉，瞞了你這麼久，不告訴你的原因是……」作為開場白？

我是不是應該裝作被寵物店欺騙的樣子，假裝打電話尋求賠，啊，你們賣給我的小狗是柔金屬打造的……

他如果哭著要真的狗我也沒辦法啊～

我一直認為他不會發現，所以就當作沒有這回事。

萬一他問我：真的狗狗到哪裡去了？

我會一邊搔著頭，一邊回答：「因為早在十五年前，政府就規定犬科動物不能在人類的住所出現，原因是這種生物會攜帶病原體……」

-----不，請別這樣說，記得要使用孩子能瞭解的話。

應該說狗狗都生病了，正在接受治療。因為這種病會傳染給人類，牠們不得已只好跟主人分開。

為了安撫人心，政府的科學研發部門就推出了各式各樣不同的「機器寵物狗」，而這些機器狗皆擁有生物狗的基本特性，像是會發出叫聲，會對主人搖尾巴，更不用說是會呼吸，會散發出體溫以排除體內機器運轉產生的熱能。不過基於環境因素的考量，這些機器狗沒有小大便的現象。

而這，就是機器寵物的由來-----妨礙到人類繁衍的東西就必須被移除。這是當今的文明一直默默遵行的通則……

講到這，我會用嚴肅的口氣暗示人類是一種多麼自私的動物。但孩子會因為我講了幾句話，就願意接受他的「球球」或是「毛毛」原來是跟石頭一樣的無生命體嗎？

-----他們的好奇心是進入知識殿堂的鑰匙，您不妨參考以下的說法：

在這段寵物革命的過程中，政府把有關寵物狗飼養的書籍全部沒收，相關的網站也移除了。還有犬科動物在小說、電影、或是漫畫裡出現的地方，都經過了嚴密的審查。

這樣具爭議性的政策當初也是經過多次的討論與辯論，最後以公民投票，決定讓地球上所有家庭飼養的狗都遷移到殖民的星球……

唔，您可能會問這樣的說法跟事實好像不一樣，您一定還記得那場行動被媒體稱為是〈動物農莊裡的奧斯威辛〉吧！人類發現宇宙存在最大的優點，就是它是一座無限大的垃圾掩埋場，一顆星球上充滿了核廢料，另外一顆星球則是以犯罪者為主，兩者都是在秘密中進行，而那些被流放的動物可能被送到其中之一，如果孩子想要知道那些狗狗的下場如何的話，你絕對不會想要拿出太空望遠鏡拍到的畸形狗照片。

如果你想要告訴孩子真相，你不妨試著說：

「狗狗都跑到另外一個星球上去了。」

（這句話是如此的天真，讓孩子以為天空會傳來狗兒的汪汪聲。）

「牠們在那邊過得比以前還快樂，牠們會希望留在地球上的機器狗可以得到主人的愛戴。等到將來的某一天，牠們的病都治好了，牠們就會搭乘太空船回來，好像美麗的流星雨一樣！」

以上，是我寫在〈寵物狗須知〉的情境假設。

身為一名寵物顧問，我教導著有意讓孩子領養機器寵物的家長，讓他們明白不能小覷「領養機器狗」這件事，不管買下的寵物是有生命，或是一堆零件打造的，我們的目的都是要培養孩子的責任感。

如果孩子知道真相之後，仍然對他的小狗關愛依舊，那恭喜您，您的孩子已經做好邁向新時代的準備了，那就是「機器人」的時代。

「在不違背機器人的標準法則下，它們應被視為擁有相同的人權。」

這一項，是政府最新通過的法案，在未來機器人充斥的時代裡，你不能對擁有人工智慧的取代者懷恨在心，甚至要去愛戴他們，而這種愛心可以由領養機器寵物中滋生，我們相信孩子長大以後就會明白這苦心，如何與機器物種和平相處，從小時候開始學習永遠是最適當的。

我希望諸位家長可以在適時說出真相，盡量在孩子十六歲以前，當他開始注意到機器寵物的特殊飲食習慣，當他明白無機體所構成的個體在人類社會已經佔有不可動搖的地位。

但是你要知道，孩子對機器寵物說過的話，可能比跟我們講過的話還要多。

切記，在他獲知真相後，記得要帶孩子參加一個月一次的心理諮詢。

而此時，台下可能會有一位細心的媽媽突然舉手，她抱著自己心愛的機器狗，一起來參加這次的座談。

看那小東西搖頭晃腦的，似乎也在思考著婦女所問的問題。

-----請問為什麼領養機器寵物，還要每個月繳交一筆「心靈保險費」呢？

唔，關於這點，我必須聲明這是政府規定的，其目的可以由我手邊的一則故事來闡述，也可以作為這次演講活動的結尾。

□ □ □

我的兒子是一位獨生子，名叫李峻彥。從他一歲的時候我就買了一隻紅貴賓造型的機器狗給他，我替它取名為「小賓」。

會這麼做，是因為峻彥的媽媽「曉芸」，在生下他之後，就因為產後失血過多去世。我那時面臨精神崩潰，為此也曾求助於精神科醫師。這名醫師建議我可以轉移注意力，她跟我說這不是孩子的錯，也不是我的錯。

我跟她說我甚至想要報復那間替曉芸接生的醫院，懷疑在醫療過程裡是否有人為疏失。

我花了半年才爲此釋懷，並且將心力傾注於撫養孩子上面。

峻彥曾經睜著大眼睛問我，母親到哪裡去了？爲何要離開這個家。

我都支支吾吾地回答。

我說曉芸爲了拯救世界上其它的孩子，到貧窮的國家去當護士。

她沒有留下聯絡方式，但是她有一天會回來。

我每年偷偷地去妻子的墓地上香。

我告訴她很多事情，好像在土壤堆裡，有一個人坐在椅子上聆聽。

我沒有將妻子的照片從家裡撤除。

在峻彥懂事之後，他經常獨自看著那名女子的照片。

對他而言，母親消失的打擊應該比「因爲生產而過世」還要讓人堪以接受。

我接受醫師的建議，爲了轉移孩子的注意力，以單親家庭的貼補經費，買了一隻機器寵物狗，我希望這位新加入的成員，可以掃除這道陰霾。

當峻彥聽到「汪、汪」的叫聲時，他高興得在床上跳來跳去，他想替狗狗取了一個名字，他問我可以叫作「媽咪」嗎？我說他是一隻貴賓狗，我拿出犬類圖譜教他比對，我說何不就叫「小賓」。

每年峻彥生日時，我會偷偷地將比較大號的小賓，換走小號的小賓。

千萬要記住！機器寵物的大小都是有照編號的，最好一年換一個號碼，直到成體爲止。在我家中就有一處秘密倉庫，是用來藏這些編號不同的機器狗，這地方除了我之外沒有人知道，是在浴室牆壁裡的一處密室。

峻彥是一位好奇心特別強的孩子，一開始，他對於這隻狗感到有點害怕，但過不久就會撫摸小賓的頭，或者是把狗狗的腹部當作枕頭躺在上面。

他曾經問過我一堆有關狗的問題，例如：

「拔拔，小賓都吃什麼啊？牠都不像我們一樣會便便耶！」

我會用和藹的聲音回答：

「傻孩子，狗狗是不會生病的，也不用吃東西。它們可是爲了峻彥，努力地活著喔。」

「汪、汪。」在一旁的小賓也附和著，它的發聲裝置在微型電腦的操控下是如此逼真。

但是如果將耳朵貼到小賓的肌膚上，仔細聆聽，可以聽到齒輪在呼吸幫浦的遮掩下所發出的聲音。

等到峻彥大一點的時候，他就經常帶小賓出去，一人一狗就在街頭上追逐了起來，這讓我想到了自己的童年，我想那時就跟峻彥說出真相，但是他可能連「機器個體」與「生命個體」，兩者之間的差異都分辨不出。

執政者關心的，是機器個體是否能有投票權。

有的議會成員提案說，機器個體可以投票，但是只有半張選票的效力，而在投票前，要由不同政黨的程式作業員，確定這名投票者沒有被植入操控程式。

我不知道如果在我年幼的時候，有人告訴我家裡的一位成員，原來是沒有回憶的零件所組成的。它的感情，它的反應，它的一舉一動，都是事先編寫好的，你有可能變得糊塗，開始對周遭的人類感到不信任，不知道他們哪一天會突然被

機器取代。

我從來沒有擔心過小賓會出什麼差錯，因為我可是有按期帶小賓去只有家長才能進去的「機器寵物店」保養，我定期替小賓照放射線，在電腦裡的放射線檔案中，我可以清楚地看到每一顆螺絲。

除了車禍般的巨大撞擊力，在正常使用範圍內，機器寵物很少需要更換零件。

大致來說，除非是孩子棄養，不然這些寵物狗可是會忠實地陪伴小主人成長。

有一陣子，峻彥冷落了小賓，因為他迷上了網路遊戲，我就用機器狗專用的遙控器，來改變它的行為模式。

只要小賓搖著尾巴，用讓人憐愛的電子眼凝望峻彥，這孩子就會將進行到一半的遊戲放下來。

有那麼幾次，我很想靠在峻彥身邊，用坦承的態度，告訴他小賓的真實身份，甚至將小賓在「健康檢查」中的影像檔案拿給他看。

但是我總覺得孩子的年紀還太小，無法接受；縱使他已經開始接受高科技的人類文明，但如果他因此而心靈受創，這事件有可能會讓他對「科學」感到荒謬，或是對生命的存在感到懷疑。

-----如果沒有生命，那不就可以任意地棄養、任意地殘害它們。

我怕孩子在知道真相之後，會這樣想，在孩子的自制能力與道德觀還沒有完整建立前，他很可能會陷入物質與生命的灰色地帶，對一切的生命產生輕蔑的偏見。

「等到他考上高中的時候，我一定會告訴他。」

看著小賓用舌頭舔著峻彥的手指，我的兒子繞著這隻狗打轉，後者也搖著尾巴在家裡追逐。

我想說不定這種快樂可以一直延伸下去。

□ □ □

我是在峻彥考上大學時，才在某一天的晚上，拿著狗狗專用的遙控器，輕輕敲著他房間的門。

這秘密已經憋在我心中很久了，我也詢問過一些專家的意見，但是真的到了要說出來的時候，我的額頭還是會冒出冷汗，我還是想要起身，立刻從峻彥疑惑的臉前消失。

我已經練習過好幾次了，說的時候要直視著孩子，聲音要盡量柔和，如果驚動了他就要給他擁抱……這都是專家給的寶貴意見，但是他們沒有想到這些動作對我來講是多麼地困難。我真的很傻，我應該請一位女性的輔導師來跟他談這件事，而不是固執地認為家長就應該有能力應付所有的狀況。

我曾想過要用寫信，或是發 E-mail 的方式，但是我認為這麼重要的事，一定要當面告知才有誠意。

我把機器狗的購買證明和持有權狀放到他視線可及的地方，說如果不相信的話，這就是證據。

（我好像在逮捕一名嫌疑犯！）

我支支吾吾地唸完一些準備好的說詞，我想要去拍拍孩子的肩膀，卻被他側身閃過。他東張西望，沒有應聲，也沒有露出任何的表情，好像我在他面前只是一團空氣。

他心不在焉的樣子讓我有點生氣，我抱著補償的心理帶他去參觀了那所秘密倉庫，讓他看了最小號的小賓，一隻可以放進他書包裡的小狗，我告訴他我是如何偷偷地讓小賓「長大」……

但是他的神情卻讓我徬徨了，他接過我手上的遙控器，讓小賓對著我大聲吠叫，然後整個人莫名地傻笑起來，他好像對這件事不在乎。

□ □ □

「現代科技居然可以把機器模擬得跟生物一樣，這塊領域真是值得好好鑽研，我選電子生物系果真沒錯！」

隔天一起吃早餐時，峻彥用異常亢奮的聲音說，還伸手摸摸小賓的頭。看來他和小賓之間的感情還很好，是我挑對了「告知」的時間點嗎？我還他的好父親，我替峻彥準備好一套昂貴的西裝，當作是禮物送給他，再過幾天，就是他的高中畢業典禮。

我由衷希望機器寵物可以替峻彥帶來一段難以忘懷的快樂時光。等他有了自己的孩子之後，他也會拿出編號最小的狗狗，悄悄地放到他孩子的身旁。

但是當峻彥到大學求學之後，情況有了些許的改變。因為學校的宿舍規定不能攜帶機器寵物，所以小賓就只能在家陪我。而這差事對我這名鰥夫來講並不是難事，經年累月下來，我對小賓的感情，並不亞於峻彥，但是裡頭包含著對高科技產品的幾分敬佩。

小賓讓我想起我小時候養的土狗，每天早上去學校時，牠都會站在門口送我離開；我想起牠是如何漸漸衰老……牠渾厚的吠叫聲與虛弱的呻吟猶如在我耳膜的兩面共鳴著。我曾抱著牠的身體整整一夜，希望家人不要發現牠已經嚙氣了，彷彿這樣我就可以擁有牠久一點……

我在隔天裝作突然知道狗狗過世的消息，終於可以放聲大哭。

我從來沒有跟峻彥講過這些事情，我將它們藏在我腦海中的秘密倉庫，等到我年紀老到忘記上鎖時，我就會將這些往事當作家常閒話，講給孩子聽，或者是對才牙牙學語的孫子傾訴。

出乎我意料的，是有一天我回到家裡，發現了倉庫裡的小狗少了幾隻。我覺得古怪，就致電給在大學的峻彥。

「爸，別擔心啦，我只是借給同學玩幾個月，他們很快就會還。」

「你不會拿去賣掉了吧？」我有點焦躁地問，「這被警察知道可是觸法的行為……」

「沒有賣掉啦，持有權狀還在家裡，只是借別人玩一下，我朋友說他們都沒有養過小狗，想試試看這感覺。」

聽峻彥這樣一說，我一時也不知道如何是好，我懷疑他利用別人的好奇心，趁機發一筆小財，可是由「讓朋友體驗一下養狗的生活」這樣的心態出發，好像也沒有不對。

我在電話中以勉強的口氣允許他這樣做，並且一再吩咐要將狗拿回來，一隻都不能少，我告訴他，如果保有整套的機器狗，轉賣出去的二手價格會更好。

果然不到一個月，峻彥就將借出去的狗帶回家裡，他說朋友知道狗是假的，玩了一下就膩了。但沒過幾天，峻彥竟然在我不知情的狀況下，將全部的機器狗都退回製造公司。

「爸，原來把沒有損壞的狗退回去，可以領回一半的錢，這樣和我打工的薪水加一加，就能購買新款的雷射機車了。反正這麼多隻狗放在倉庫也是沒用，有一隻就足夠了。」

他說因為現在機器寵物很搶手，所以製造公司願意接收舊的產品，而且還可以選擇其中一隻機械狗留下來。

「這孩子算得還真精，以後一定懂得如何做生意。」

我無可奈何，只好這樣告訴自己。

峻彥選了最小號的小賓，那一隻可以趴在他肩膀上睡覺的小狗，我原本以為他會選最大號的小賓，也就是它最後陪伴我們的型態。

而小小賓的「成體」，那一隻小小的貴賓狗，再重新啟動後沒多久，就用天真的大眼睛，盯著許多跟自己長得相似的小狗，被小主人拎起，被放到箱子裡。它臉上由訊號操控的塑化肌肉彷彿人類的臉抽動了一下，我沒看過狗兒露出那種表情，我想它就快要哭了，我強忍住眼淚，面容如生鏽的機器般呆滯。

把狗狗們都堆到車上後，峻彥拍著我的肩膀，轉過頭來對我說：「爸，沒關係的，有需要的話，再買一樣的回來就好啦。」

他似乎想要告訴我：「它們只是一堆零件，沒有什麼值得懷念的。」

我突然感覺到，不管人類怎麼模仿，都無法將一個生命的瞬間再重現一次。而如果機器狗也能思考的話，它一定也會對自己的「機器命運」感到歎息不已。

它們會恨我們嗎？

我看著遠去的車子，一遍又一遍地將這個問題的答案在心中反覆修改。

□ □ □

又過了幾年，峻彥考上了電機系的研究所，為了作研究，他回家的次數就更少了。我一個人待在家中，玩著小小賓的遙控器，我偶爾會誤以為它是一隻有生命的狗；我外出用餐時，也可以把小狗放到我的外套口袋裡。

我想起這二十幾年來，一父一子和小狗陪伴的日子，我感到悵然若失，想責備峻彥為何不常回家，或者是數落現在與他交往的女朋友。

如果我的妻子曉芸還在世的話，她一定會笑我還沒老到牙齒掉光就老糊塗

了，她也一定會以峻彥這名孩子為傲-----她曾經問過我想不想要一位小孩，用最原始的方式生下他，她想要讓孩子的生命在她的體內漸漸成形，聽著胎兒的心跳，及感受那隱密的胎動，她說這是宇宙間最奇妙，也是最美好的事。

她不想選擇流行的人工子宮，唉，妻子最後卻因為自己這個宿願而殞命了。

唉！要是當初拒絕她就好了，誰能想到在醫療技術這麼發達的情況下，自然生產還會發生意外呢！

每次小小賓在我的膝蓋旁入睡時，我都想到了我的妻子，她喜歡用我的腿當作枕頭來讀書，唸幾句書中的詩句給我聽。

歲月，模糊了機器與生命之間的界線；在回憶的激流中，我選擇了閉上眼睛，將自己變成兩者的接點。

等到光陰的齒輪又向前邁進一格時，那已經是峻彥結婚的大喜日子了。他們一對新人進到這個家，添了幾分喜氣。媳婦也生了個女兒，取名為李美美。

而這名孫女的五官給我一種熟稔的感覺，但我沒有仔細去探索。

峻彥因為科技公司經常要加班，就無法天天在家陪伴著我；媳婦也說她覺得跟我單獨相處，會惹人閒話，所以常居在外，這對父母可能一個星期回來看孩子一兩次。

平日，我就在家照顧美美。她喜歡數我的白頭髮，每次多出來一根她都會嘟起嘴來說爺爺的頭髮又在下雪了。

當美美會自己走路了，我就常帶她和小小賓去公園散步，不知覺地，美美已經是一位可以上幼稚園的小姑娘了

但是有一天，我在準備早餐的時候，我聽到美美大叫一聲，然後急忙衝到我面前，氣喘吁吁地說：「爺爺，小小賓不會走路了！」

我聽了就衝過去，看到小小賓病奄奄地躺在地上，我偷偷拿出遙控器，看到上面的警示燈，才驚覺這幾個月來都沒有給小小賓充電，電池已經枯竭而無法使用了，人一老卻沒有一顆新的腦袋可以來更換，再蓬勃的科技，也無法防止老化，實在是一件很可悲的事。

我花了一個上午陪在美美的身邊。

「爺爺，賓賓是不是生病了？」我的小孫女不安地問。

「狗狗不會生病，它只是心情不好……」

「狗狗也跟美美一樣會有心情不好的時候囉？是不是這樣，爺爺。」

美美睜著緊張又好奇的雙眼盯著我，我想就算現在讓她知道小小賓是隻機器狗，她一定也不會相信。我只好順著美美的意思說：「小小賓可能在想牠的家人，牠不像妳，隨時都有家人陪伴。走，我先送妳去上學，再帶狗狗去給醫生看。」

美美露出不想去學校的表情，我跟她保證一定會帶小小賓回來，她才答應要去上學。

在出發前，我打給峻彥，問他能不能幫上忙，他說：「爸，這應該不是什麼大問題吧，我今天會回家一趟啦，有什麼事到時候再商量。對了，還要請爸爸接美美放學喔～」

他說完就掛了電話，他知道我這個老頭子一定會答應的。

於是，我將美美送到幼稚園之後，就將小小賓帶到了「寵物狗事務所」。

我把情形跟接待人員講了，在候診區等了半小時，看到一位年輕的檢驗員走向我，他說：「李爺爺您好，這裡有一件事想和您商討一下，不知您現在方便嗎？」

我點點頭，知道這事一定跟狗狗有關；我要自己放輕鬆，聽到這男人繼續說：「您的寵物狗是否願意出售？我們有一位客人，他家的狗就是少這個編號的。我們願意以原價購買您的愛犬。我知道這樣突然告訴您很唐突，但是也請您諒解。」

我一聽，內心剎時喜憂參半，我想要對這位檢驗員毅然地說：「不！那是我家的狗！」但是我卻感到一陣心悸-----

我聽到自己用陌生的聲音說：「沒有同樣的型號了嗎？你們不是都量產這些寵物狗？」

「不是這樣的，先生，雖然機器狗沒有生命，但是我們在生產時還是賦予它們獨特性，所以每隻狗在作業軟體和外表上，都會有些許的差異。您總不會希望小孩發現隔壁鄰居養的寵物跟自己養的一樣吧！」

「如果是價錢上的問題，或者我可以將您的聯絡資料留給那位先生，讓雙方私下討論，我們就只負責過戶。」

他說完，朝我微微一笑，彷彿是在暗示：這隻狗留在你這名老頭家裡，根本是浪費社會資源。

我想要驅除這個想法，卻只能無力地回答：「可以給我三天的時間嗎？我願意將狗讓出，但我需要一點時間跟牠告別。」

□ □ □

我撫摸著只剩眨眼力氣的小小賓，它趴在我的雙手上，在車子裡，我流出了眼淚。

「就照您的意思，剩餘的電力在省電的情況下，尚可使用約三天，您就好好地陪它走完這段路吧。」檢驗員囑咐我的話，彷彿在宣告著小小賓的死訊。我繞了好幾個圈子，才回到家門口，卻在車子裡遲遲不願出去。

我似乎可以聽到小小賓說它不願意離開我，不願意服侍新主人，它希望我……

我去五金行買了一把鎚子，在小小的車子裡將鎚子舉得高高的，卻無法下手。

「你沒辦法佔有任何的生命，你只能陪伴著牠們，你要懂得在適當的時機遺留下一部份的感情，將它們鎖在倉庫裡。」

剎那間，我似乎聽到了一位小男孩的聲音，他就坐在後面看著我-----他是以前的我，那位讓寵物死在懷中的少年。

他要我懂得割捨。

不管所愛的事物是否有生命，最後能推至人生終點的，就只有一些被密封的回憶磚塊罷了。

□ □ □

我找了一個箱子，將小小賓放在裡頭。我不希望它遇到一位新主人，只好將它鎖在我的記憶裡，我失了魂似地回到家中，走進浴室，洗了一把臉，想到牆壁後面的那個秘密倉庫。這裡，自從峻彥把裡面的狗都回收後，我就再也沒有進去過了。

我摸出鑰匙，卻發現鎖頭已經換新的了。我想，這一定是峻彥的傑作，我直覺地用口袋裡的錘子把鎖敲斷。

一開門，陰暗中許多女性的輪廓浮現出來，長幼不一的臉蛋，彷彿帶著笑聲凝視著我。我的頭髮剎時都嚇得花白了，不敢相信自已看見了什麼-----那是曉芸的臉，它們以呆滯的表情殲滅了我幸福的回憶。

而我終於知道為什麼美美會給我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了。

□ □ □

諸位家長，如果您耐心地看完這個故事，我想您一定會明白：領養機器寵物每個月所要繳交的「心靈保險費」，是給您老了以後做準備的，其涵蓋的項目還包含了精神安養院裡的「專業機器人看護」，不過我希望您永遠都不會需要……